

略論《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類化字

鄭賢章 王賽波*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以下簡稱《隨函錄》)一書為五代可洪撰寫,是一部對佛典中出現的字進行形體辨析、讀音標示、意義闡釋的書,從性質上來說,與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一樣都屬於佛經音義類書。該書內容極其豐富,於文字、音韻、訓詁、古籍整理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隨函錄》收有大量的類化字。對於類化字,學術界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人們在書寫某字時,受到上下文用字、前後語境、自身形體構件或其他因素的心理暗示,使得該字在形體上變得與相關用字部分一致,這就是文字學上所指的類化,由此產生的字即類化字。類化字產生的原因不是漢字本身形體演變所致,而是受到書寫者心理的影響。《隨函錄》收錄的是寫本漢文佛經中的俗字,類化現象十分普遍,其研究價值很大。

一 《隨函錄》類化字的類型

《隨函錄》類化字的表現形態豐富多樣,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5種類型。

1 受上下文用字影響的類化字

文字在書寫時比較容易受上下文用字影響而類化。這類類化字主要是通過增加構件、改換構件或者調整自身構件位置而產生的,在《隨函錄》中最為普遍。

[循]

「盾」類化作「循」。

《隨函錄》卷24《開元釋教錄》卷7:「矛循,上目求反,下食尹反。」(60/345a)¹

唐·智升撰《開元釋教錄》卷7:「傳錄俱宣,所撰而自相矛盾,何也?」(T55, p0550b)²「矛循」即「矛盾」,其中「循」即「盾」字。

「盾」受上字「矛」的影響類化增「矛」旁而寫成了「循」。

* 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外國語學院。

1 我們在這裏使用的是《中華大藏經》59、60卷所收《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版)。“/”前的數字為《中華大藏經》卷數,“/”後的數字表示頁碼,a、b、c表欄數,以下皆同,不再出注。

2 我們在這裏使用的是《大正新修正藏》(前85卷),新文豐公司影印。括符內的“T”表示卷數,“p”表示頁碼,a、b、c表欄數,以下皆同,不再出注。

[樹]

「封」類化作「樹」。

《隨函錄》卷20《成實論》卷18：「土樹，音封。」(60/161c)姚秦·鳩摩羅什譯《成實論》卷14：「如有土封，夜則煙出，晝則火然，煙則是覺，火名為業。」(T32, p0352b)《隨函錄》「土樹」即《成實論》中的「土封」，其中「樹」即「封」字。

「封」是受上字「土」的影響類化增旁從「土」而寫成「樹」的。

[貫]

「貫」類化作「瓊」。

《隨函錄》卷21《出曜經》卷2：「瓊貫，上於盈反，下音官，《經音義》作瓊瓊。」(60/194a)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3：「臣復問曰：『香瓊貫珠，今為所在？』太子報曰：『吾亦忘不復憶也。』」(T04, p0625b)「瓊貫」，《隨函錄》引《經音義》作「瓊瓊」，其中「瓊」即「貫」字。「貫」蓋受下字(珠)或上字(瓊)從「玉」的影響類化從玉而作「瓊」的。

[薩]

「薩」類化作「蔭」。

《隨函錄》卷2《小品般若經》卷8：「菩薩，下音薩。」(50/583c)「蔭」即「薩」字之俗。「薩」是受了上字「菩」的影響類化改易構件而作「蔭」的。

[箠]

「葦」類化作「箠」。

《隨函錄》卷2《大寶積經》卷68：「簾箠，上郎胡反，下為鬼反。」(59/598b)「箠」即「葦」字之俗。「葦」是受了上字「簾」的影響類化換旁從「竹」而作「箠」的。

[號]

「號」類化作「號」。

《隨函錄》卷29《廣弘明集》卷17：「號號，上戶高反，下徒刀反，正作號也。」(60/569c)「號」即「號」字之俗。「號」受上字「號」的影響類化換旁從「號」而寫成了「號」。

[像]

「豫」類化作「像」。

《隨函錄》卷6《樂瓔珞莊嚴經》：「悅像，餘庶反，樂也，正作豫。」(59/762b)又《隨函錄》卷3《阿差末經》卷2：「悅像，餘慮反，安也，逸也，正作豫、杼二形也。」(59/645a)《阿差末菩薩經》卷2：「設禮拜者不用悅豫。」(T13, p0591b)。「悅像」即「悅豫」，其中「像」即「豫」字。「豫」受上字「悅」的影響類化換旁從「𠂔」而寫成了「像」。

[𧈧]

「珂」類化作「𧈧」。

《隨函錄》卷5《不退轉法輪經》卷4：「𧈧貝，上口何反。𧈧，貝也，螺也，並大海中小蟲名也，俗。」(59/730b)《不退轉法輪經》卷4：「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虎珀、車磔、馬瑙、真珠、珂貝、奴婢、僮僕、象馬、車乘，有如是等一切財寶，置之於後，遊行他方。」(T09, p0252c)《隨函錄》「𧈧貝」即「珂貝」，其中「𧈧」即「珂」字。

「珂」字是受下字「貝」的影響，類化換旁從「貝」而寫成了「𧈧」。

[澄]

「澄」類化作「澄」。

《隨函錄》卷30《廣弘明集》卷28：「澄神，上直陵反，正作澄。[郭逵]音登，非也。」(60/589a)唐·道宣撰《廣弘明集》卷28：「澄神靈緒慈蔭百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T52, p0322b)《隨函錄》「澄神」即經文中的「澄神」，其中「澄」即「澄」字之俗。

在佛經中，「澄」受下字「神」的影響類化換旁從「ㄛ」而寫成了「澄」。

[錄]

「線」類化作「錄」。

《隨函錄》卷26《大慈恩寺法師傳》卷7：「鍼錄，上音針，下音線，悞。」(60/436c)《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又施法師納袈裟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線出入所從。」(T50, p0258c)《隨函錄》「鍼錄」即經文中的「鍼線」，其中「錄」即「線」字。

「線」蓋受上字「鍼」的影響類化換旁從「金」而寫成了「錄」。

[詛]

「嫫」類化作「詛」。

《隨函錄》卷22《釋迦譜》卷8：「詛女，上倉在反。嫫女，同上，《切韻》無此二體。」(50/257b)《篇海》「詛」音「采」，與《隨函錄》「倉在反」音同。梁·僧祐《釋迦譜》卷3：「摩竭瓶沙澆頂大王者初登位，與諸嫫女入此園中，共相娛樂。」(T50, p0063b)《隨函錄》「詛女」即《釋迦譜》中的「嫫女」，其中「詛」即「嫫」字也。

「嫫」蓋是受了上字「諸」的影響類化改旁從「言」旁而寫成「詛」的。

[輶]

「輕」類化作「輶」。

《隨函錄》卷20《舍利弗阿毗曇論》卷14：「橫語，上戶盲反，又戶孟反。輶語，上去盈反，輶薄不重也，論釋文云何謂輕謗，若無實証他是名輕謗是也，正作輕也。郭氏《經音》未詳也，誤。」(60/171a)姚秦·曇摩耶舍共曇摩崛多等譯《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7：「長語，橫語，輕謗，迫憊，欺善。」(T28, p0646a)《隨函錄》「輶語」即《舍利弗阿毘曇論》中的「輕謗」，其中「輶」即「輕」字之訛。

「輕」蓋是受上字「語」的影響類化換構件從「吾」而作「輶」的。

[佃]

「思」類化作「佃」。

《隨函錄》卷1《大般若經》第十三帙：「佃惟，上息慈反，念也，正作思也。」(59/553a)「佃」即「思」字之俗。「思」涉下字「惟」字類化，移動構件位置由上下結構變成左右結構而作「佃」。

「盾」類化作「楯」，「貫」類化作「瑣」，「封」類化作「樹」，形體上增加了偏旁；「薩」類化作「蔭」，「咷」類化作「眺」，「豫」類化作「像」，「珂」類化作「𪔐」，「澄」類化作「橙」，「線」類化作「錄」，「嫫」類化作「詛」，「輕」類化作「輶」，形體上改易了構件；「思」類化作「佃」，形體上則移動了構件位置。

在這類類化中，有些是符合造字理據的，如「珂」類化作「𪔐」，「線」類化作「錄」；有些則不合理的，如「輕」類化作「輶」，構件「吾」在此既沒有起到表音的作用，也沒有起到表義的作用，這完全是一種純粹形體上的不符合漢字構造理據的類化。

2 受上下文語境影響的類化字

人們在書寫時，受文本語境的影響，有時候會通過改易某字的構件或為某字新增構件來實現凸顯意義和適配語境。例如：

[殍]

「燥」類化作「殍」。

《隨函錄》卷19《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32：「枯殍，蘇早反。」(60/140c)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32：「一，彼時人身形枯燥，命終未久，白骨便現。二，彼時人饑饉所逼，聚集白骨，煎汁飲之。」(T29, p0526b)「枯殍」即「枯燥」，其中「殍」即「燥」字。

從形體上看，「燥」是受了「命終」、「白骨」等詞語構成的語境的影響換旁從「歹」而作「殍」的。「歹」作偏旁常與死亡有關，如「歿」、「殞」等字就表此類語義。

[輓]

「躓」類化作「輓」。

《隨函錄》卷21《出曜經》卷4：「頓輓，音致。」(60/194c)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6：「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頓躓失，伴在後進不見伴退。」(T04, p0642a)「頓輓」即「頓躓」，其中「輓」即「躓」字。「頓躓」的意義是「顛仆」、「行路顛蹶」。從上面的例子來看，「躓」蓋是受上文在語義上與車有關的影響類化換旁從「車」而作「輓」的。

[馥馥]

「馥馥」類化作「馥馥」。

《隨函錄》卷21《撰集百緣經》卷3：「馥馥，上音愛，下音代，正作馥馥也。」(60/191b)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卷3：「佛以神力，令此香雲馥馥垂布遍王舍城。」(T04, p0215c)《隨函錄》「馥馥」即《撰集百緣經》的「馥馥」，其中「馥」即「馥」字，「馥」即「馥」字。

「馥馥」在經文中是表香氣濃郁，受其影響，「馥馥」類化換旁從「香」而作「馥馥(馥)」。

3 受語義常配字影響的類化字

某些字在表達某種語義時常會同另外一些字相關聯。如人們在說「外甥」的時候，常常會在心理想到「舅舅」，如果在書寫時也得到這種心理暗示的話，就有可能產生相關字在形體上的類化。例如：

[外]

「外」類化作「白外」，「甥」類化作「白生」。

《隨函錄》卷14《佛本行集經》卷54：「白外白生，外生二音」(59/1087a)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54：「此之童兒，是汝甥甥，今將相付，汝等必須教此童兒。」(T03, p0904c)《隨函錄》「白外白生」即《佛本行集經》中的「甥甥」，其中「白外」即「甥(外)」字，而「白生」即「甥」字。「外(甥)」何以會寫作「白外」，「甥」何以會寫作「白生」呢？我們以為「甥(外)」、「甥(生)」是受了與之語義相關的「舅」的影響類化從「白」而分別作「白外」、「白生」的。

4 受自身構件影響的類化字

人們在書寫時，有時候會受字內部的某個構件的影響，將另外的一個構件也寫成了相同的樣式。例如：

[願]

「願」類化作「顛」。

《隨函錄》卷3《大方廣佛花嚴經》卷20：「悲顛，魚勸反，欲也，每也，念也，思也，誤。」(59/655a)根據《隨函錄》，「顛」音「魚勸反」，意義為「欲也，每也，念也，思也」，我們認為「顛」即「願」字之誤。「顛」與「願」音義皆同。「願」是構件「原」受自身構件「頁」的影響，類化改易為「頁」而作「顛」的。

[浮]

「浮」類化作「𣎵」。

《隨函錄》卷8《五千五百佛名經》卷4：「𣎵多，上音浮。」(59/841c)「𣎵」音「浮」，即「浮」字。《五千五百佛名神咒除障滅罪經》卷4對應之處作「浮多鳩盤荼幹闍婆泥呵噓」(T14, p0337c)。「𣎵多」即「浮多」，其中「𣎵」即「浮」字。「𣎵」字產生的原因是內部類化。受「浮」內部構件「孚」的影響，書寫者將構件「彳」也寫作了「孚」。

[碧]

「碧」類化作「碧」。《隨函錄》卷28《辯正論》卷7：「碧澗，上彼力反。」(60/512a)唐·法琳撰《辯正論》卷7：「地居形勝，山號膏腴，門枕危峰，簷臨碧澗。」(T52, p0545b)「碧澗」即經文中的「碧澗」，其中「碧」即「碧」字之訛。「碧」字產生的原因是內部類化。「碧」字構件「白」受自身構件「王」的影響，類化改易為「王」而作「碧」。

[贊]

「贊」類化作「贊」。

《隨函錄》卷24《開皇三寶錄》(《歷代三寶紀》)卷3：「帝贊，於倫反，正作贊。」(60/324c)《歷代三寶紀》卷3：「(戊戌)宣帝贊(武帝子，稱宣政元)。」「帝贊」即「帝贊」，其中「贊」即「贊」字。「贊」字產生的原因也是內部類化。受「贊」構件「武」的影響，書寫者將構件「文」亦寫作了「武」。

[韓]

「韓」類化作「韓」。

《隨函錄》卷28《弘明集》卷3：「弊韓，上毗祭反，下音寒，正作韓，人姓也，本國名，後因國為氏。」(60/525c)梁·釋僧佑撰《弘明集》卷3：「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T52, p0016c)「弊韓」即經文中的「弊韓」，其中「韓」即「韓」字之俗。「韓」俗作「韓」，是一個字形體內部類化的結果。受「韓」構件「韋」的影響，書寫者將構件「韋」亦寫作了「韋」。

[輔]

「輔」類化作「輔」。

《隨函錄》卷6《諸法勇王經》：「梵輔，音父，正作輔。」(59/762b)根據《隨函錄》，「輔」為「輔」字之訛。「輔」字產生的原因是內部類化，受「輔」構件「甫」的影響，書寫者將構件「車」亦寫作了「甫」。

二 類化字的研究價值

類化字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價值，對疑難俗字考釋、古籍整理、同形字的辨析都有重要作用。幾年來，隨著漢語俗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存於大型字典中的疑難俗字被識別。考釋疑難俗字不僅要把正體辨別出來，而且要盡可能地弄清楚這種由正到俗的形體上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的原由。俗字產生的途徑有很多，類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條。通過對《隨函錄》類化字的研究，我們識別了不少疑難俗字，並得以瞭解它們產生的原因。

[鐔]

《龍龕手鏡·金部》：「鐔，丁兮反。」³《中華字海·金部》：「鐔，義未詳。」⁴

按：「鐔」，可見於《隨函錄》。《隨函錄》卷23《諸經要集》卷6：「珥金鐔，上人志反，下丁兮反，染繒黑石也，正作碑。」(60/298a)《隨函錄》「鐔」音「丁兮反」，《龍龕手鏡》「鐔」的注音與之相同。據《隨函錄》，可洪把「鐔」當作了「碑」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唐·釋道世《諸經要集》卷6：「伸珠履於丹墀，珥金鐔於青鎖。」宋、元、宮本《法苑珠林》卷55作「珥金蟬於青鎖」(T53, p0709c)。《隨函錄》、《諸經要集》「珥金鐔」即宋、元、宮本《法苑珠林》中的「珥金蟬」，其中「鐔」對應的是「蟬」字。

根據經文，我們認為「鐔」作「碑」可能有誤，「鐔」當為「蟬」字。如果把「鐔」當作「碑」的話，「金碑」一詞於文意不暢。再者，「金鐔」與「珠履」對文，「履」指鞋子，是一種具體物品，「鐔」也當如此，看成「蟬」字正合文意。「金鐔」在這裏指金蟬圖形的飾物。

從形體上看，「蟬」是受上字「金」的影響，類化換從「金」旁而作「鐔」的。

同形字的產生有許多原因，如字形的演變、簡化、訛變與字元的更換等。字的類化也有可能產生同形字。研究類化字，將有助於同形字的辨析。

[戟-鋗]

「鋗」，見於《隨函錄》，可為「戟」字之俗。《隨函錄》卷20《鞞婆沙論》卷4：「鋗鋗，居逆反，正作戟也，又他吊反，非用也。」(60/173b)符秦·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卷4：「於是魔波旬及十八億魔作醜陋面牙齒，恐怖聲極惡音聲，執持種種鋗戟，滿三十六由延往詣道樹所。」(T28, p0446b)《隨函錄》「鋗鋗」即《鞞婆沙論》中的「鋗戟」，其中「鋗」即「戟」字。「戟」蓋受上字「鋗」的影響類化換旁從「金」而作「鋗」的。《玉篇·金部》：「鋗，徒吊切，燒器也。」「鋗」在字書中本音「徒吊切」意義為「燒器」，而在《隨函錄》中乃「戟」字之俗，兩者恰巧同形。「鋗」一體實際上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字。

3 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頁12。

4 冷玉龍(主編)：《中華字海》，(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年，第1版)，頁1544。

[鏐-謬]

「鏐」，見於《隨函錄》，可為「謬」字之俗。《隨函錄》卷20《成實論》卷1：「錯鏐，美幼反，誤也，詐也，差也，欺也，正作謬也，又音聊，悞。」(60/158a)「謬」蓋是受上字「錯」的影響類化換旁從「金」而作「鏐」的。

類化字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眾多原因中，書寫者的主觀因素尤為突出。大部分類化字的產生，是書寫者人為因素所致，有的是自覺的，有的則是無意的。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書寫者有時候就會受到這種暗示，人為地替所書寫的字增加一個義符以彰顯意義。類化字是漢字在書寫過程形成的一種特殊形體，研究它具有多方面的價值，應引起人們的重視。

